

有史以来对美国人影响最大的心灵书之一
《纽约时报》畅销书 销量超过1,500,000册



心理小说

穿越生命之界

[美]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著

Carlos Castaneda

鲁宓◎译



穿越生命之界

[美]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著

Carlos Castaneda

鲁必◎译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生命之界/(美)卡斯塔尼达著;鲁宓译. —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3

ISBN 7-5002-1836-2

I. 穿… II. ①卡… ②鲁… III. 美洲印第安人-民族文化-研究 IV. K70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41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3-2003 号

穿越生命之界

作 者:(美)卡斯塔尼达
译 者:鲁宓

出版发行: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100072
电 话:(010)83895214 83896965 65866926

印 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06 千字
印 张:8
印 数:8000 册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2-1836-2/K·37
定 价:17.0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本书献给两位让我有能力用工具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人：

克莱门·梅翰(Clement Meighan)教授

哈罗德·加芬克(Harold Garfinkel)教授

由于他们的建议,我投入了田野中,再也无法脱离。如果我不能体现他们教诲的精神,那么是我无能为力。一种被灵士称为“无限”的更伟大的力量,在我尚未发展清晰的社会科学家身份之前,就吞噬了我。

那得理不饶人的智慧

(译 序)

1960年的夏天,一个大学生在沙漠小镇上结识了一位印地安老人,成为当代一个传奇故事的起点。

卡斯塔尼达与唐望的故事,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踏上一条知识的道路,揭穿现实的假象,追求精神与意识的最高自由。

但这是一条多么曲折与困难的道路啊!从卡斯塔尼达历年来所出版的一系列唐望故事中,可稍见端倪。每次翻译了一本唐望故事,介绍时总是煞费周章,因为这些书是无法分开来的。出版社方面希望每本唐望故事都能独立吸引读者,可是我心中很清楚,这么做只会让读者不能更全面地了解情况,而有遗珠之憾。

所以阅读唐望故事,请务必按照顺序来阅读。首先请读最早出版的三本唐望故事,也就是《巫士唐望的教诲》、《解离的真实》与《心灵秘境之旅》(在此要提到的是:请不要先读《巫士唐望的教诲》,因为连卡斯塔尼达自己都承认这第一本书,漏掉了一些关于唐望的重点,所以请先读《解离的真实》与《心灵秘境之旅》)。

读完了头三本唐望故事后,如果有兴趣,请继续读方智出版社的其他唐望故事(第四本是《力量的传奇》)。

1962年的夏天,一个大学生在沙漠小镇上结识了一位老印地安人,成为当代一个传奇故事的起点。卡斯塔尼达与唐望的故事,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踏上一条知识的道路,学习揭穿现实的假象,追求精神与意识的最高自由。



生命回顾可以算是唐望心灵术途径的入门基础,原理很简单,但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古老的生命智慧虽然奇妙如天马行空,但一切都要落实于生命回顾。

“抹去个人历史”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当成题材进行生命回顾。那是真正的心灵煎熬,一连串黑暗的自省与提醒:崩溃与跃入深渊都是必要的过程。

我必须不厌其烦地强调阅读顺序的重要性。因为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按照顺序阅读,要不着迷是很困难的。我也可以更武断地说,如果不按照顺序阅读,就着迷于后期的唐望故事,那么对自己的动机要审慎评估;因为后期的唐望故事玄妙离奇,一不小心就会成为逃避现实的托辞。

在早期的唐望故事中,唐望的灵术观念重点放在个人行为的检讨与整顿上,即如何摆脱不必要的习性束缚,成为一个积极的生命战士。

而后灵术观念逐渐具象化,在后来的著作中发展成一种颇为复杂的能量的诠释系统,似乎只对身历其境者才有意义可言。即使在愈来愈复杂离奇的描述中,也有一种实际而单纯的做法——生命回顾——开始逐渐成形。生命回顾可以算是唐望灵术途径的入门基础,原理很简单,但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毅力。灵术经验虽然奇妙如天马行空,但一切都要落实于生命回顾,这是一个无法偷懒的栅栏,阻挡在所有对灵术抱有不实际幻想的人面前。

1998年4月,卡斯塔尼达离开人世。《穿越生命之界》在他死后一年才出版。本书内容与以往唐望故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虽然唐望仍然在场,提供得理不饶人的智慧;虽然书中所阐述的道理,多半在其他唐望故事也阐述过;但这次卡斯塔尼达成为真正的主角,无可逃遁。他终于必须在文字上面对他自己生命中的阴影。

卡斯塔尼达原本极少在书中谈到个人的生活,谨守唐望“抹去个人历史”的教诲。然而,也许卡斯塔尼达感到自己在世的时光已经不多,基于“生命回顾是抹去个人历史的必要过程”,他以自己的生命来当成

题材,示范了一次文字上的生命回顾,他称之为“战士的生命相簿”。

翻开这本相簿,我们可以再次看见卡斯塔尼达与唐望的相遇,以前所未有的角度呈现。唐望故事对于人性情感一向十分淡漠,在此却流露出丰富的层次。当卡斯塔尼达终于愿意揭露自己内在的转变时,我们看到一个灵术门徒所真正经历的煎熬,那是一连串黑暗的自省与提醒:灵士的知识道路是多么剧烈的生命改变,崩溃与跃入深渊都是必要的过程。

也许这本相簿还不完整;也许是由后人根据他的演说代他编辑完成的;也许这是他专门为自己而写的笔记,所以对他才有最大的意义。然而就像其他的所有唐望故事,我们可以再次意识到,卡斯塔尼达以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方式来描述几乎无法言传的体验,令人称奇不已。

在本书的最后,卡斯塔尼达应该是达成了灵士所追求的完整意识状态,准备好踏上终极的旅程。这应该算是非常高的灵修境界,但是他的描述并没有那种崇高庄严的感觉,反而有另一种落魄的洒脱自在;在最寻常的公共场所中,被旁人视为神经病,而他却面对了“无限”……

唐望故事从最开始的单纯与抽象,到后来的复杂与具体,似乎走上了一般信仰的刻板模式。但现在似乎绕了一个圈子,回到了刚开始时对于自己内心的探索与整饰。这才是灵术追求的真义:一趟属于个人的旅程,也就是唐望在此所揭露的,“战士旅行者”的真实精神。

(请来译者的“唐望故事”网站一游: www.donjuan-story.com)

达成生命的完整意识状态,准备好踏上终极的旅程。这是非常高的灵修境界,但并非那种崇高庄严的感觉,而是面对“无限”另一种落魄的洒脱自在。



言语系统

一个人瞪着他的公式，
说宇宙有一个起源。
曾经有一次大爆炸，他说。
一阵巨响，于是宇宙就诞生了。
宇宙正在扩张，他说。
他甚至计算了宇宙的寿命：
地球绕太阳一百亿圈。
举世欢腾；
大家都认为他的计算很科学。
没有人想到，提出宇宙有开始的说法，
这个人只是反应出了他的母语系统；
这种言语系统要求事情有开始，就像诞生，
有发展，就像成长，
有结束，就像死亡，这些都是事实。
宇宙开始了，
然后宇宙变老了，这个人向我们保证，
宇宙将会死亡，就像一切都会死亡，
就像他自己，以数学证实了
自己的母语系统后，随即身亡。

另一种言语系统

宇宙真有开始吗？

大爆炸理论是真的吗？

这些不是疑问，虽然听起来像是。

需要具有开始、发展与结束的言语系统，
是惟一存在的系统吗？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是有其他的言语系统，

例如，有一种系统要求考虑
不同的强度。

在那种言语系统中，没有开始与结束；

因此诞生不是清楚分明的事件，

而是一种特定的强度形式，

成长也是一样，死亡也是一样。

在那种言语系统中的人，瞪着他的公式，发现
他已经计算了足够的不同强度，

可以权威地说：

宇宙从未开始

也永远不会结束，

宇宙已经消失，正在消失，而且将会
经历无数次的强度变化。

那人可以作出结论：

宇宙本身是一辆高强度的马车。

我们可以乘坐它

穿越无止尽的变迁。

他将作出这些结论，以及更多结论，
却从未了解

他只是在证实他自己母语的系统。



前 言

本书是关于我生命中一些值得回忆的事件。我依照唐望·马特斯(Don Juan Matus)的建议来做,他是来自墨西哥的一位灵士,花了13年时间教导我学习古代墨西哥灵士的认知系统。唐望提出这个建议的方式很轻描淡写,好像是临时想到的。这是唐望的教诲风格,把某些做法的重要性隐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如此一来,他可以掩盖这种做法的激烈性,当成与日常生活毫无两样的活动来介绍给门徒。

唐望告诉我,古墨西哥灵士把收集值得回忆事件的活动当成一种真实的手段,用来刺激储存于内在的能量。他们认为这些能量以往被搁置不用,被日常生活推到角落,无法触及。因此对唐望与他传承中的灵士而言,收集值得回忆的事件可以让他们重新使用那些闲置的能量。

这项活动必须用上个人所有的感情与观察能力,毫无保留。唐望说,他传承中的灵士相信收集值得回忆事件,是必要的心理与能量调整,如此才能在知觉上进入未知。

唐望把灵术知识的整体目标描述为一种准备工作,准备面对**终极旅程**:所有人类在生命结束时都必须展开的旅程。他说灵士通过纪律与决心,能够在死后继续维持个体的意识与目标。现代人所谓“来生”的模糊理想概念,对灵士而言是真实具体的领域,充

收集值得回忆事件的活动可以刺激储存于内在的能量。这项活动必须运用个人所有的感情与观察能力,毫无保留。这些能量以往被搁置不用,被日常生活推到角落,无法触及。因此,收集值得回忆的事件可以让他们重新使用那些未用的能量,如此才能在知觉上进入未知。



现代人所谓“来生”的模糊理想概念，对灵士而言是真实具体的领域，充满了实际的事物。

满了实际的事物，虽然与日常生活的实际不尽相同，却具有类似的实际功能性。唐望认为灵士收集生命中值得回忆的事件，是为了进入那种实际领域的准备工作，他们称其为“无限之活跃领域”（the active side of infinity）。

一天下午，唐望与我在他的凉亭中谈话。凉亭本身是由很细的竹竿所搭成的松散棚子，看起来像个有屋顶的阳台，能遮蔽些许阳光，但无法躲雨。地上有几个坚固的小木箱充当板凳。木箱上原本的图案已经褪色，看起来更像是装饰而不是商标。我坐在一个木箱上，背靠着屋子的前墙。唐望坐在另一个箱子上，背靠着支撑凉亭的一根柱子。我在几分钟前才赶到凉亭，在闷热潮湿的天气中开了一天的车，使我焦躁不安，汗流浹背。

唐望等我在木箱上坐好后，就开始说话。他咧嘴露出笑容，说体重过重的人总是不知道如何对抗肥胖。他唇角的微笑告诉我他不是随便说说的，他是最直接的方式暗示我，我的体重过重。

我感到紧张，从木箱上往后翻倒，结果后背重重撞击在屋子的薄墙上，整栋屋子都被震得摇晃起来。唐望好奇地望着我，没有问我是否没事，而是向我保证，我没有震坏屋子。然后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这屋子只是暂时的居所，他其实住在别的地方。我问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时，他瞪着我，目光没有恶意，但很显然认为我的问题不恰当。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准备再问他一次时，他阻止了我。

“在这里不准问那种问题，”他坚定地说，“你可以问有关步骤或观念的问题。如果我准备告诉你我

住在什么地方，我会直接告诉你，不需要你问。”

我立刻感觉受到排斥，不由得脸红起来。唐望爆发出大笑，更使我感到难堪。他不仅拒绝我，还侮辱我、嘲笑我。

“我暂时住在这里，”他继续说，不理睬我的恶劣心情。“因为这是一个神奇的中心。事实上，我是为了你才住在这里。”

这段话使我释怀，又令我难以置信。他这么说大概是要减轻我的受辱。

“你真的是为了我住在这里？”我终于无法掩饰好奇地问他。

“是的，”他淡淡地说，“我必须照顾你。你就像我。我要告诉你一些已经说过的话：在每一代灵士的传承中，每一个 nagual 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找一个新的男人或女人，像他自己一样有双重的能量结构：当我们在诺格拉市的巴士站碰面时，我就看见了你这个特异的征兆。我看见两个明晰球体互相重叠，一个压在另一个上面，这个异兆把我们俩联系在一起。我无法拒绝你，正如你无法拒绝我。”

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奇特的感召，刚才我还感到愤怒，现在却想要哭泣。

他继续说，借着 he 住处附近地区所具有的力量，他要让我开始进行灵士所谓的“战士行为”。他居住的地区是剧烈情感与行为的密集中心。喜爱打仗的人在那里居住了好几千年之久，令这片土地充满了对战争的热衷。

唐望当时住在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 (Sonora)，约在瓜马市往南 100 英里。我总是去那里找他，理由是进行野外调查。

我看见两个明晰球体互相重叠，一个压在另一个上面，这个异兆把我们俩拉拢在一起。我无法拒绝你，正如你无法拒绝我。



“我需要去打仗吗，唐望？”我问，听到他说我需要关心战争，让我非常担心。我对他说的一切都很当真。

“我跟你打赌！”他微笑回答，“等你吸收了这里所能吸收的一切后，我就要离开了。”

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话，但无法想像他住在别的地方。他完全属于周遭的一切。但是他的屋子看来的确像个暂时的居处，一栋典型的亚基农夫小屋，由木条与石灰建成，屋顶是茅草编的；里面有一间大房间供吃饭睡觉，还有一个没有屋顶的厨房。

“要应付一个过重的人实在很困难。”他说。

这句话乍听起来没头没脑，其实唐望只是回到了由于我撞到墙而打断的话题。

“一分钟前，你像个铁球般撞击屋子，”他说，慢慢摇着头。“真是力道十足！没有辜负你的体重。”

我感到不安，觉得他对我说话的方式像是已经放弃了我。我立刻采取防卫的态度。他嘴角带着一丝笑容，聆听我急匆匆的解释。我说我的体重对我的骨架而言算是很正常的。

“不错，”他附和我说，“你的骨架很大。也许可以轻松地再增加 30 磅，我保证没有人会发现。我就不会发现。”

他的嘲讽让我知道自己的确过胖。他问起我的健康状况，于是我开口说个不停，一心想避免他进一步评论我的体重。结果他自己改变了话题。

“你的病态怪癖近来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他表情严肃。

我傻呼呼地回答“还好”。“病态怪癖”是他对我的收藏癖好的称呼。当时我又开始着迷于过去的嗜

好,收集所有能够收藏的东西:杂志、邮票、唱片、二次大战的纪念品,如刺刀、钢盔、旗帜等等。

“对于我的‘病态怪癖’,唐望,我只能说我试着卖掉那些收藏。”我的语气像是一个被迫成仁的烈士。

“当一个收藏家不是什么坏事,”他似乎真的相信我的话。“问题不在于收藏,而是收藏的东西。你收集无用的废物,为物所役,就像被你的宠物爱犬所奴役。你无法抽身离去,因为必须照顾,或者担心你的收藏品。”

“我真的在寻找买主,唐望,相信我。”我抗议道。

“别这样,不要觉得我在指责你,”他回答,“事实上,我喜欢你的收藏家精神。我只是不喜欢你所收藏的东西,如此而已。但是我希望能够鼓励你的收藏家眼光。我建议你收藏一项非常值得收藏的事物。”

唐望停顿了好久,似乎在寻找字眼;或者只是故意制造戏剧效果。他用深沉锐利的眼光凝视我。

“每一个战士会负起一项责任,收集一册特别的纪录,”唐望继续说,“这册纪录将彰显战士的人格,为战士的生命作见证。”

“为什么说是收集,唐望?”我有点想跟他争论,“为什么说是一册纪录?”

“因为它是收集也是纪录,”他说,“最重要的,它像是一本由回忆构成的相簿,里面都是值得回忆事件的照片。”

“那些值得回忆的事件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问。

“之所以值得回忆,是因为那些事件对个人的生命有特殊的意义,”他说,“我建议你把你深有意义的事件都详细地收集在一起。”



生命当中不是每件事都非常有意义。但是有几件事改变了人生的旅程，照亮了生活的方向。通常改变我们方向的事物都是不具人性的，但是又非常个人化。

“我生命中每一件事都非常有意义，唐望！”我大声说，并立刻觉察到自己的自负。

“不见得，”他微笑回答，显然对我的反应感到好笑。“你生命当中不是每件事都非常有意义。但是有几件事，我觉得算是带给你改变，照亮了你的方向。通常改变我们方向的事物都不具有人的感情，但是又非常个人化。”

“我不想唠叨，唐望，但请相信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符合这些条件。”我说，明明知道自己在扯谎。

话一说出口，我就想要道歉，但唐望完全没有理会我，仿佛我什么都没说。

“别把这本相簿想成平凡的琐事，或者对你无谓的生命经验的怀念。”他说。

我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试着平静内心思绪。我在心中疯狂地自言自语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一点也不喜欢拜访唐望。他总是让我感到备受威胁。他在口头上羞辱我，不给我任何空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厌恶每次开口都丢人现眼，我厌恶当一个傻瓜。

但是有另一个声音，来自更深处、更遥远、更微弱的内心深处。在我纷乱的思维中，我听见自己说，要回头已经太迟了。但那不是我的思想，而是一种陌生的声音，说我已经过于深入唐望的世界，我需要唐望，甚至超过需要空气。

“随你高兴怎么说，”那声音似乎这么说，“但如果你不是这么自大，就不会这么懊恼。”

“那是你另一个心智的声音。”唐望说，仿佛他听见了，或读透了我的思想。

我不自主跳了起来，惊恐万分，眼泪夺眶而出。我向唐望坦承了内心的痛苦。

“你的冲突很自然，”他说，“相信我，我并没有那么恶劣。我不是那种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故事，关于我的老师 nagual 胡里安如何整我的经过。我恨死他了。那时候的我很年轻，看见所有女人都很崇拜他，毫不犹豫地献身给他，但是当我试着与她们打招呼时，她们就像变成母老虎，一副要把我的头咬掉的架势。她们厌恶我，却热爱他。你想我会是什么感觉？”

“你如何解决这个冲突，唐望？”我真想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解决，”他说，“那种冲突，是我们内在两种心智的对抗。我们所有人都有两个心智。一个完全属于我们，像是微弱的声音，能带给我们秩序、方向与目标。另一个心智则是‘外来的异物’，带给我们冲突、自大、疑惑与绝望。”

我执迷于自己内心的反应，完全没有听进去他的话。我能清楚地记得他说的每个字，但是对我毫无意义。唐望平静地凝视我的双眼，又重复一次他所说的。我仍然无法了解其中的含义。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很奇怪，唐望，我无法专心听你说话。”我说。

“我很清楚你不能，”他笑容满面地说，“将来有一天你可以了，同时解决你是否喜欢我的内心冲突，到了那一天，你的两个‘我’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

“在此之前，”他继续说，“先不谈我们的两个心智，让我们回去谈值得回忆事件的相簿。我必须补充，这样的相簿是纪律与客观的练习。你要把这本相簿当成一场战争。”

我们所有人都有两个心智。一个完全属于我们，像是微弱的声音，能带给我们秩序、方向与目标。另一个心智则是“外来的异物”，带给我们冲突、自大、疑惑与绝望。



对于我内心是否喜欢拜访他的冲突，唐望的说法是只要我放弃自我中心，就可以获得解决，但这对我而言根本不管用，反而使我更生气、更沮丧。当我听到唐望说那相簿是一场战争时，我就一股脑儿地对他发泄不满。

“说这是事件的收集已经很令人费解，”我抗议说，“现在你又说这本相簿是一场战争，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接受程度，太含混了，以致于失去了隐喻的意义。”

“真奇怪！对我刚好相反，”唐望平静地回答，“把这本相簿当成一场战争，对我有全世界的意义。我可不希望我值得回忆事件的相簿成为别的东西，它就是一场战争。”

我继续争执说，我了解什么是值得回忆事件的相簿，但我反对他复杂的描述方式。当时我大力提倡言语的清晰与真实。

唐望没有回应我的好战情绪，只是点着头，好像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过了一会儿，我并非用光了能量，而是得到了巨大的补充，突然间，毫不费力地，我领悟到自己这场发作根本没有意义。我感到极为惭愧。

“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虔诚地问唐望。我真的被搞糊涂了。我的醒悟使我震惊，我不由自主地啜泣起来。

“不要担心愚蠢的细节，”唐望安慰我，“我们每个人，不管男女，都会如此。”

“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天生心胸狭窄与矛盾的？”

“不，我们不是天生心胸狭窄与矛盾，”他回答，“我们的狭窄与矛盾其实是每个人都经历的一种超现